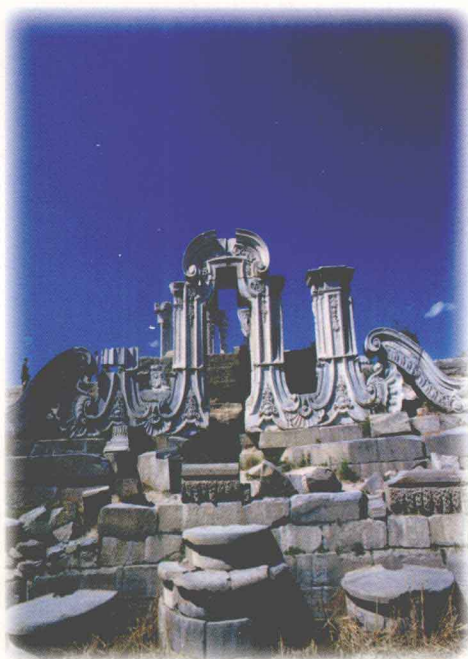


青少年课外读物丛书

上下五千年故事全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上下五千年故事全编

第七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唐蕃会盟

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叶由藏族在中国青藏高原建立的民族政权。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入唐求婚,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许婚,双方结成和亲关系。从此,双方的关系通过和亲、会盟、册封、吊丧、战争、议和等形式延续了二百余年。其中,双方的会盟经历了若干次。

在吐蕃墀德祖丹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唐蕃双方都希望摆脱困境,恢复稳定和发展发展的环境。中宗即位以后,吐蕃便派遣使臣请求和好,随后又再度提出通婚,中宗许以金城公主出嫁。神龙三年(707年),唐九征在取得对姚州(今云南楚雄县)地区吐蕃大将与姚州蛮联合进攻蜀汉的胜利之后,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划界会盟。吐蕃承认唐朝在姚州蛮地区划分的唐蕃守界,双方以唐九征所立的滇池铁碑为分界,这次会盟史称“神龙盟誓”。

唐玄宗时期,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将河西九曲(今青海黄河河曲之地)以作为金城公主汤沐所的借口据为已有,由此在这里屯兵畜牧,建桥筑城,与唐对峙。开元二年(714年)吐蕃派岔达延赞松献书给唐朝,要求在河源定界立盟。唐派解琬持“神龙盟誓”赴河源与之协商,在唐蕃双方尚未决定之时,玄宗下诏以吐蕃野心窥边犯塞之由欲派兵驱逐。吐蕃遂以唐不愿划界盟誓为理由发动战争,进攻唐临洮军。双方经过洮河之战与小勃律争夺战,在开元十六年至十七年(728—729)之间,唐先后攻破了吐蕃九曲的大莫门城和石堡城。吐蕃连续遣使请和,加之金城公主的努力,双方约定会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派李佺等人为使与吐蕃在赤岭会盟,分界立碑,在碑文中回顾了双方的舅甥关系,肯定了赤岭以外境地区的界线。唐





还同意与吐蕃在赤岭交马、甘松岭互市。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西北边备空虚占领了嵩州、河州等重要军镇。至德二年(757年)又在“助国讨逆”的口号下请求与唐会盟，通过盟约确定已经占领地区的合法化。肃宗不得已，命郭子仪等人与吐蕃命名者在鸿胪寺会盟，与此同时，吐蕃又攻陷西平、岷州、剑南等地，随后一举控制了陇右。代宗时期，双方又曾在永泰元年(765年)与大历二年(767年)两次会盟于唐长安兴唐寺，迫使唐承认吐蕃占领的土地。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德宗即位，以太常少卿韦伦为使，护送俘获的吐蕃士兵还蕃，嵬松德赞也遣使来唐贡献，互相表示和解的意愿。建中二年(781年)唐殿中少监崔汉衡等人携书赴蕃，协商会盟，最后，双方于建中四年(783年)会盟于清水。清水会盟后，双方分别在长安西郊和邈些再次定盟。清水盟约中划定了唐蕃的界线，唐界自泾州至弹筝峡西口(今平凉西一百里)，陇州(今陕西陇县)西至清水县，凤州(今陕西凤县)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及剑南西山大渡河之东为汉界。吐蕃界自兰、渭、原、会等州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之西南为吐蕃界。同时规定双方守界之间为缓冲地带。

在清水会盟后的第四年(贞元三年，787年)又发生了吐蕃平凉劫盟事件。这一年五月，双方会盟于平凉川，尚结赞将三万精骑埋伏于盟坛西部，一举捕获唐使唐将，浑瑊混乱中逃出，其余60余人及游骑全部被扣压，军士被杀者达五百余人，被俘1000余人。这次劫盟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中经几度战争与议和，直至长庆元年(821年)的长庆会盟。

长庆元年，吐蕃以论纳罗等人携带盟文来唐请求会盟，穆宗同意。十月十日，令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17人与吐蕃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王会寺，定盟立约。第二年，唐又以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





鼎为赴蕃会盟使，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为副使，一行人民吐蕃赴唐会盟使论纳罗等人赴吐蕃再次会盟。长庆三年(823年)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唐都长安，一碑立逻些，一碑立于唐蕃交界处。唐蕃会盟碑至今尚存于拉萨大昭寺。碑文中再次肯定了清水会盟划定的唐蕃的守界，商定了有关通传驿骑、交马互市及捉拿俘虏等事。规定双方按原有的交通驿道来往；交马定在将军谷；双方使差往来的供应，在绥戎栅以东为唐朝供应，清水县以西为吐蕃供给；今后不再捉拿“生口”，对所遇到的“生口”应给予衣食放回原地。盟文还回顾了唐蕃关系发展的历史，重申了永敦和好的愿望，规定了违约的处理办法。唐蕃长庆会盟是唐蕃之间最后一次会盟，基本上结束了双方长期对峙与战争的局面，为汉藏人民的和平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

神策军中尉的设置

唐代中晚期，府兵与弓骑相继废弛，藩镇据土擅兵，中央王朝所能依靠的军事力量只有禁军。所谓天子禁军，即指南北衙兵，南衙是诸卫兵，北衙是禁军，自南衙十六卫衰废，唐王朝就只能倚重、发展北衙禁军。神策军即是禁军中最重要的左右十军中的两军。

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攻下吐蕃临洮的西磨环川后，就在那里设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安禄山叛乱时，成如璆派卫伯玉率兵千余人入援京师，驻扎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及山西芮城一带)。此时，神策军原驻地沦陷，朝廷即下诏号卫伯玉所率之军为神策军，并以卫伯玉为节度使。命令他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一起镇守陕州，宦官鱼朝恩监其军。后卫伯玉被罢免，这支神策军就归观军容使朝恩统领。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取得全部的河西、陇右的地盘,宦官程元振隐而不报,致使吐蕃军长驱直入,渡过渭水,又攻下长安附近的整屋,各地节度使由于忌恨、畏惧程元振的权势,迟迟不发兵来援助,代宗为了躲避吐蕃兵锋而来到陕州。鱼朝恩集中全部陝州军队,包括神策军一起去迎护代宗,并统称陕州军队为“神策军”。代宗驻在神策军军营中等,待京师平定,鱼朝恩遂率军与代宗同归京城,卫戍宫禁。鱼朝恩被提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入侵,鱼朝恩率神策军屯守于宫苑中,虽无战功,但从此显赫起来。神策军扩充为左、右厢,势力比北军还大,正式成为天子禁军,鱼朝恩任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769年),京兆府境内的好畤、岐州境内的麟游、普润都归属到神策军名下。第二年,神策军又收管了武功、扶风、兴平、天兴、神策军开始难以控制了。鱼朝恩任其部将刘希暹为神策虞侯,设置北军狱,诬捕京师大姓富户,没收其家财入军。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兼神军使,内侍监的身份常与代宗共议军国大事,势倾朝野。大历五年(770年),宰相无载测知代宗已不满鱼朝恩的专横,乘间上奏请求除掉他,代宗与之谋划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禁军,而任用了鱼朝恩旧部刘希暹、王驾鹤为将。

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为神策军使,建中四年(783年),德宗下诏为神策军募兵,鼓励世宦子弟马奴装铠助征。白志贞又暗中用市井之冒名充任,以补不足,这些人名虽入籍,实则仍在军外,以致泾原兵变之时,神策军多戢伏不出,德宗不得已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白志贞被贬,神策军都虞侯李晟等将率兵来援,屯于渭河北岸。德宗回到京师后,为奖赏神策军,其兵将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饶恕死罪,以后,中书省、御史府及兵部、京兆府都不得检核其军籍。贞元二年(786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策军之职,以宦官充任。第二年,又下诏府县不得擅处逮捕犯法的神策军





将士,必先申报,然后交神策军处理。左右神策军各加将军两名。有鉴于朱泚、李怀光的叛乱,德宗更加疏忌宿将,于是再次任用宦官掌管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年),设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之职,以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别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于神策军得到皇上格外的礼遇,特权日见增多,以至缺少粮的戍边军队纷纷请求遥隶于神策军,一旦成功,得到的供给赏赐立刻三倍于过去。这样,边塞屯防的不少军队都称作神策行营,统属于宦官,神策军多达15万之多。

顺宗即位后,一度想削弱宦官势力,他任用王叔文、王伾等,并任用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但这一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废天威军,将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攻下潼关,僖宗逃往四川,宦官田令孜招募神策新军五十四都,分为十军,他自任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并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设都将,也称作都头。景福二年(893年),昭宗企图讨伐李茂贞,但他的军队不战自溃,李茂贞于是连兵进逼京城,昭宗杀了神策军中尉西门重遂和李周谨,才使李茂贞退兵。乾宁元年(894年),同州节度使王行实胁迫神策军中尉骆全瓚、刘景宣挟昭宗到邠州(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永寿),骆全瓚、刘景宣在长安东市纵火,城中大乱,昭宗被护送到莎城、石门,一个月后才得返回。收拾神策军散失的数万人,重新设置了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四军,被称作“殿后四军”,用宗室亲王将率。乾宁三年(896年),茂贞再次攻打长安,昭宗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华阴一带)。第二年,韩建派兵围住了昭宗的行宫,迫令昭宗遣散了各王所统领禁兵,只许殿后四军保留30人,其余两万多全部被遣散。昭宗返回长安后,将神策军恢复到6000人。兴化三年(990年),左右神策军中尉,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率1000兵卒囚禁了昭宗,矫诏让太子即





位。昭宗召朱全忠来诛杀宦官，被宦官发觉，昭宗被挟持到凤翔李茂贞军中。朱全忠围困凤翔半年有余，李茂贞请和，昭宗杀了神策军中尉韩全海、张弘彦等二十余人返回长安，左右神策军从此被废除。

从肃宗朝李辅国起，宦官开始擅揽军权，先是以监军身份持权，节度反出其下，到后来典掌禁军。神策军的兴衰及神策军中尉的设置，集中反映了从代宗到昭宗时期，唐王朝试图任用宦官典掌军，制约骄兵悍将而最终又受到宦官挟制的历史。

“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代德宗统治时期，朝廷政治十分腐败。德宗外惧于藩镇，内惧于宦官，在屡次对藩镇作战失败之后，便采取了姑息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在朝廷中有意排斥宰相，大权独揽，并任用裴延龄等一批佞臣，专门为他搜刮聚敛财赋。在德宗的一味横征暴敛之下，当时不仅中央的度支、盐铁、户部诸使都有贡献，而且地方藩镇也纷纷以“税外方圆”或“用度羨余”的名义“进奉市恩”。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割留中央常赋，将所得财赋的十分之一二献给皇帝，其余就都落入自己手中，并用作拥兵自重的资本，使朝廷对他们根本无法控制。此外由于德宗的姑息纵容，使朝廷内宦官的专权现象也日益严重。德宗后期，宦官不仅操纵朝政，还利用权势欺榨百姓。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强卖，“置白望数十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阉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高下者。”因此对百姓的掠夺最为残酷。又有宦官所领的宣徽院五坊小儿，也作恶多端。每到京畿放鹰、犬时，他们便至民家“恣其须索”，或以捕鸟雀为名，“皆为暴横以取钱物”，使“百姓畏之如寇盗”。德宗相信宦官，对此听之任之。尽管不断有大臣对宦官扰民提出指责，德宗却一概置之不理。





德宗朝政的腐败引起不少朝臣的不满，太子李诵对此也有看法。其时翰林待诏、杭州人王伾，由于善书法；越州（今浙江绍兴）人王叔文，由于善棋，可以出入东宫，侍奉太子。李诵常与他们谈论政事，对王叔文的见解尤为欣赏。经过多年的接触，李诵对王叔文非常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韦执宜、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以及吕温、李景俭、陆须、李谅、李位等人也是二王所引荐，使他们能经常在一起游处，密谋异日掌握朝政并进行改革，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及刘、柳等八人为核心的革新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病死，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在顺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团掌握了政权。时以韦执宜为宰相，王叔文居中用事，颁布了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其中包括蠲免百姓积欠的各类逋租旧赋；规定“常贡之外，悉罢进奉”，并停止盐铁使“月进”钱；德宗贞元末政事由人为造成祸患的，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也一切罢免。此外，掊敛残暴的京兆尹李实，也被贬官。以上措施受到百姓的欢迎，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在此基础上，王叔文集团进一步采取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的行动。他们首先从掌握财权、裁抑藩镇入手，解除了浙西观察使李锜兼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职务。而以宰相杜佑兼度支及诸道盐铁使，并由王叔文协助，着手进行盐法改革。不久他们又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计划，任命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诸镇神策军的指挥权。但这一举动遭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他们密遣使者令诸将不要听从范希朝指挥，使希朝到后，“诸将无至者”，夺兵权的计划因而未能实现。

此时，由于顺宗有病，在宫中施帘帷，政事由王伾、王叔文决定，而通过宦官李忠言、顺宗妃牛昭容传达，引起朝臣的疑虑和反感。同





时王叔文等治国日浅，在朝中没有什么地位和势力，也不为旧日的宰相大臣所容。剑南西川（治今为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因求都领剑南三川遭到王叔文拒绝而心怀怨恨。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便利用这些矛盾，与朝中反对势力以及在外直隶、荆南（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等串通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其年三月，俱文珍等先以顺宗名义宣召大臣，迫使顺宗同意立李淳为太子。五月，又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官职，减去其权限。七月，王叔文以母丧去位，革新集团的重要人物如陈谏等也纷纷被调离中央。接着，俱文珍等于八月，迫使顺宗让位于太子。由于顺宗预定此年改元永贞，故史称“永贞内禅”。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此时王伾已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也已贬渝州司户，次年赐死。宪宗即位后，又将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宜八人先后贬为远州司马。此外，参与革新运动的其他人，也大都先后遭到贬谪，被赶出朝廷，使这次革新以失败告终。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后人也称之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历时146天。王叔文集团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的弊政，并打算在此基础上，裁抑打击藩镇，以加强唐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这次改革的过程中，他们虽遭失败并被罢职贬官，但事实上，一些改革的措施在宪宗朝还是得以继续和实行，由此导致了宪宗朝讨平藩镇的“中兴”。

宦官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小时候当了小黄门，在东宫供职，生性聪敏，很有才干。





宪宗即位，任命他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左监门将军，不久又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功德使。

宪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反叛，宪宗下诏任命吐突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内侍省常侍宋惟澄为河南、陕州、河阳以来馆驿使，内官曹进玉、刘国珍、马江朝等人分别担任河北行营粮料、馆驿等使。谏官、御史接连上疏，都说自古没有由宦官担任马兵统帅的，补阙独孤郁、段平仲言词尤其激切。宪宗不得已，改任吐突承璀为充镇州以来招抚处置等使。及至吐突承璀率领禁军上路时，宪宗亲临通化门楼，劝慰一番，为他送行。

出兵一年，吐突承璀毫无建树，便派密使告诉王承宗，让他上疏听候治罪，答应停止用兵，为他调解。吐突承璀还奏称节度使卢从史一向与贼寇往来，答应为王承宗请求节度使的职务，于是诱使潞州牙将乌重胤定计捉住卢从史，押送京城。及至王承宗的奏表送到后，朝廷计议停止用兵，吐突承璀撤军，仍然担任禁军中尉。段平仲上疏直言，极力论述吐突承璀轻率定策、耗费赋税的罪过，请求杀死他，向天下谢罪。宪宗不得已，将吐突承璀降为军器使。不久，吐突承璀又当了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

当时，弓箭库使刘希先占用大将军孙瑋的20万钱来谋求节度使的职务，事情暴露后，宪宗命令刘希先自杀。经过互相告发，事情牵连到吐突承璀，宪宗便外放他为淮南节度监军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生性狂妄，居心险恶。他投匭上书，论述刘希先、吐突承璀无罪，不应一个遭贬，一个受戮。谏议大夫、知匭事孔戣见到李涉奏疏的副本，不肯受理他的申诉。李涉在光化门手拿奏疏，打算进呈，孔戣上疏说他是品行恶劣奸邪的小人，宪宗将李涉贬为碭州司仓。

宪宗对吐突承璀仍然依依不舍，而宰相李绛在翰林院时常指责吐突承璀的过失，所以宪宗才把他贬出朝廷。元和八年，宪宗打算召回吐突承璀，便免去了李绛的宰相职务。吐突承璀回京后，再次担任





神策军中尉。

惠昭太子去世，吐突承璀建议立澧王李宽为太子，宪宗没有同意，结果立遂王李宥为太子。穆宗即位，怀恨吐突承璀当初不帮助自己，便将他杀死。敬宗时，中尉马存亮申述吐突承璀的冤屈，敬宗下诏昭雪，并让养子吐突士晔按礼法收葬他。

刚烈的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他是唐初名臣秘书监颜师古的五代堂孙，少年丧父，母亲对他亲加教诲。成人以后，学问渊博，文章写得很漂亮，对母亲很孝顺。

开元年间，考中进士，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他又得中选。被任为醴泉县尉，再升任监察御史，出使河西、陇右地区。当时五原县有件冤案，长期得不到昭雪，时值天气大旱，颜真卿把这起冤案理清楚，就下了一场大雨，当地的人称之为“御史雨”。又派他去河东巡察，他弹劾朔方县令，郑延祚终身不许任用，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为之一惊。又升他为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吉温因私仇陷害中丞宋浑被贬住贺州，颜真卿说道：“怎么能因一时的愤怒，来危害名相宋璟的后人呢？”宰相杨国忠因此厌恶颜真卿，唆使中丞蒋冽弹劾他，降为东都采访判官，又转为武部员外郎。杨国忠始终想把他排挤出京城，于是外补他为平原郡太守。

安禄山谋反的举动初露端倪，颜真卿料他必然反叛，他扬言因连日阴雨，下令增筑城防，疏浚壕沟，选择兵壮，充实仓库。他整日和宾客们划船饮酒，以避免安禄山对他的举动有所怀疑。安禄山看他整日划船饮酒，认为他确实是书生之辈，不必担心。安禄山举兵反叛，河朔各地都沦陷了，只有平原郡城因防御完善未陷落，颜真卿派司兵





参军李平急速向皇帝奏报消息。唐玄宗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奏报,叹了口气,说道:“河北地区二十四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对李平的到来,玄宗大为高兴,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了解颜真卿是怎么一个人,他的所做所为真是难能可贵!”

当时平原郡有静塞守兵 3000 人,又增募兵卒,得到一万多人,派录事参军李择交统领,任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人为将领,分别统领各部。颜真卿又在城西门大摆酒宴,犒赏士卒,他当场陈述利害,慷慨激昂,满面流泪,兵众们都感激奋发。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纬、邺郡太守王焘等人,都率部来投奔颜真卿,朝廷命令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率精兵五千渡过黄河增援颜真卿。贼攻破东都洛阳后,派段子光把李愬、卢奕、蒋清的首级传示河北各地,颜真卿担心兵将们看了以后产生惧敌心理,便欺骗诸将说:“我一向认识李登等人,这首级都不是他们的。”于是杀掉段子光,把三颗首级收藏起来。后来,用草扎成人体状,配上收藏的首级,进行殡敛祭奠,设立灵牌,颜真卿哭祭三人。

这时,他的堂兄颜杲卿任常山太守,斩杀贼将李钦凑等人,清剿了土门的叛军,河北地区十七郡的人马同一天投奔颜真卿,推他为主帅,拥兵 20 万,在燕、赵之间坚持。朝廷任命他为户部侍郎,帮助李光弼讨伐叛军。颜真卿任李晖为自己的副手,任李铕、贾载、沈震为判官。不久,朝廷又任命他为河北招讨采访使。

清河太守派郡人李崕来请求援兵,李崕说:“听说大人您首先举起效忠朝廷的大旗,河朔地区依靠大人您为坚不可摧的长城。清河郡是平原郡的西邻,这里有江淮间运来的租米、布匹,供应北军的军需,号称为‘天下北库’,计算它的储备,三倍于平原郡,兵卒也比平原郡多出二倍。大人您如果拥有此郡,以它为中心,那么您指挥其他城池,就象手臂指挥手指一样。”颜真卿往清河郡派兵六千,对李崕说:“我已经派出军队,你还有什么意见?”李崕说:“朝廷派程千里领兵十





万,从太行山东下,将要出兵邺口,阻止敌军,使之不能前进。大人您如果先攻伐魏郡,杀掉叛军守将袁知泰,派精兵攻占邺口,让朝廷派来的军队去讨伐邺、幽陵等地,平原、清河二郡合兵十万去攻占洛阳,分别派精兵控制战略要冲。大人您则坚壁清野,不与袁知泰交战,不出十天,叛军必然溃败,互相残杀而死。”颜真卿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传令清河等郡,派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和琳、徐浩,会同清河、博平二郡士卒 5000 人屯驻堂邑县。袁知泰派将白嗣深、乙舒蒙等领兵二万前来抵抗,叛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袁知泰逃往汲郡。

史思明围攻饶阳,派游击兵断绝平原援兵进军路线,颜真卿担心敌不过叛军,便写信招贺兰进明来增援,并把河北招讨使的职位让给他。贺兰进明在信都吃了败仗。这时正逢平卢将刘正臣以渔阳郡归属,颜真卿想把他稳住,便派贾载从海道送去军费十多万两,刘正臣把他的儿子刘颇送来,作为人质。刘颇才十岁,诸将请求留下刘颇,颜真卿不允许。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颜真卿多次派人送去用蜡丸裹着的疏奏,陈述战事。朝廷任他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任河北招讨使。当时军费困难,李崱建议收购景城所产的食盐,并向各郡转卖,这样一来,军费就不缺乏了。第五琦在贺兰进明军中任参军,也推行颜真卿的措施,军费也得到充实。

安禄山乘河北地区空虚,派史思明、尹子奇猛攻河北,各郡又陷入敌手,只有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固守。但是人人自危,士气不能重新振作。颜真卿和诸将商议:“叛军的攻势,锐不可当。如果死在这里,有辱使命,并不是上策,不如直接回到皇帝那里,朝廷如果追究兵败的责任而将我处死,我毫无怨言。”至德元年十月,颜真卿放弃平原郡,渡过黄河,辗转来到凤翔,朝见皇帝,肃宗封他为宪部尚书,又升为御史大夫。





当时朝廷流亡在外,战乱之中各种制度顾不上执行,但是颜真卿对御史大夫一职,尽职尽责,惩治违法行为和平时一样。武部侍郎崔漪、谏议大夫李何忌都被他弹劾降职。广平王领兵 20 万去平定长安,在他向皇帝告辞的那天,在行宫前不敢骑马,待走出栅栏之后才敢上马。王府的都虚候管崇嗣,在广平王上马之前先骑马背,遭到颜真卿的弹劾。肃宗退回他的奏章,安慰他说:“我的皇子前次外出,我都谆谆告戒,因此他不敢有过失之举。崇嗣年岁大,又是瘸腿,你就饶他一回吧。”群臣都肃然起敬,不敢怠慢。两京平复后,肃宗派左司郎中李选去宗庙告慰祖宗,告慰文后署名“嗣皇帝”,颜真卿对礼仪使崔兴说:“太上皇帝玄宗尚在四川,这样署名合适吗?”崔兴马上回奏肃宗,加以修改,皇帝认为颜真卿通达事理。颜真卿又建言:“《春秋》记载,鲁国的新宫遭受火灾,鲁成公为此哭祭了三天。现在祖庙被叛贼毁坏,请求在郊野修筑檀台,皇帝东向哭祭,然后再派使者去告慰祖宗。”他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宰相讨厌他的言论,把他外补为冯翔太守。后又转任蒲州刺史,封他为丹阳县子。因遭御史唐旻的诬陷,被贬为饶州刺史。

乾元二年,升任浙西节度使。刘展将要反叛朝廷,颜真卿预先进行战备,都统李岷以为这样做会惹起事端,对颜真卿的所作所为进行非难,因而朝廷把颜真卿召回,任为刑部侍郎。刘展果然反叛,领兵渡过淮河,李岷逃往江西。

李辅国把上皇唐玄宗软禁在西宫,颜真卿率领百官去西宫向玄宗问安,李辅国对此非常厌恶,把颜真卿贬降为蓬州刺史。唐代宗即位,起用他为利州刺史,颜真卿不接受,于是升任他为吏部侍郎。又任他为荆南节度使,还未赴任,改任为尚书右丞。

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颜真卿请求皇帝先拜祭祖陵祖庙,然后再入皇宫,宰相元载认为这建议十分迂腐,颜真卿忿怒地说:“我的建议用不用,由您来决定,提建议的人有什么罪过?但是朝廷的政事还能





经得起您再去破坏吗!”元载怀恨在心。不久,派颜真卿以检校刑部尚书的职衔出任朔方行营宣慰使,没有成行,留他在京主管尚书省事务,改封他为鲁郡公。当时元载大肆任用私人亲党,但他担心群臣向皇帝揭发,便欺蒙皇帝说:“群臣上书言事,往往夹杂毁谤朝政的言论。我请求作出这样的规定:但凡朝臣议论政事的奏章,必须先送自本部门的长官,长官再送交宰相,宰相再审查决定是否上奏给皇帝。”颜真卿为此上奏说:

各部门的长官,都是显贵官员,他们有资格直接向皇帝奏事。郎官、御史,都是陛下您的心腹耳目臣子,因此,他们巡视天下,不论大事小事、成败得失,派他们加以调查,回朝以后,向天子回报。这是古人广开视听之路的措施。现在陛下您要堵塞住自己的耳目,改使耳不聪、目不明,那么天下人还仰望什么呢?《诗经》上说:“往来飞行的黑苍蝇,落在篱笆上;谗言的危害无边,能使国破家亡。”谗言和苍蝇一样,能变白为黑,变黑为白。因此,诗人对进谗言的人十分痛恨,故而写下这样的诗句:“抓住进谗言的人,扔去喂豺虎;豺虎嫌他脏,扔到蛮荒处。”古代夏朝的伯明,楚国的无极,汉朝的江充,都是进谗言的人。陛下您厌恶这种人,是应该的。但是不对眼前人们的言论加以分析,如果他的言论纯属虚伪诬诞,那他就是进谗言的人,应该除掉他;如果他的言论实实在在,他就是正人君子,应该奖励他。如果陛下您不采取这种态度,致使人们认为陛下您不能分辨言论的好坏而且又懒于听取正确的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替陛下惋惜。

过去太宗皇帝勤于政事,他在《司门式》中说:“没有进门证件却有急事要奏上,让主管官员和仪仗引领进见,不许





阻挡。”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耳目受到蒙蔽。为此,备有二匹马,称为“仗马”,奏事的人如需要乘骑,听从自便。这是太宗治国平天下措施的一端。天宝年间以后,李林甫受到玄宗的宠信,群臣奏事如果不先经宰相允许,李林甫即找借口对奏事者加以中伤陷害,但是他并不敢明目张胆地规定,群臣奏事必须经他同意。当时太监袁思艺每天到中书省读圣旨,他把玄宗的一言一行,都告诉李林甫,李林甫这才能够做到迎合玄宗的意向,先行预测之言,玄宗大为惊喜,以为李林甫料事如神,因此李林甫更受宠信而夺权,路人为之侧目。这样,皇帝的旨意不能下传,下情不能上达,这种权臣蒙蔽君主的局面,是由于不遵循太宗皇帝的成法形成的。这样每况愈下直到今天,天下的各种矛盾都集中在陛下您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在安禄山反叛初期,百姓还没有彻底破产,还有希望赢得天下太平,但是李辅国当权,宰相夺政,相互姑息迁就。设置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三司衙门,受理刑狱,大肆诛杀反叛,致使叛军的残兵败将向北逃往党项,那些啸聚山林的不法之徒,更是惊慌不定,史思明成天恐惧,举兵反叛,致使东都洛阳沦陷,先帝肃宗由于忧虑操劳,损害了寿命。每当我想起这些,如万箭穿心。

现在国家的创伤还没有得到恢复,各地战事又日益加剧,陛下您说怎能不广听忠臣的言论,使自己耳聪目明?怎么能拒绝忠言直语呢!陛下您在陕州时,凡奏事的官员,不论贵贱,群臣认为太宗的贞观之治可计日而待。再说,正人君子,难进而易退,即使朝廷明文规定言者无罪,还担心他们不敢进言,何况心怀厌倦,又让宰相决定他们能否进言,御史台又拟出条条框框,使人不能面见天子,从此以后,群

